

卷一百三十八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

治國平天下之要

正朝廷

總論朝廷之政

臣按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格物致知之

要既有所謂審治體者矣而此治國平天

下之要又有正朝廷而總論朝廷之政何

也蓋前之所審者治平之體言其理也此

治平之政言其事也一主於知

蓋必知於前而後能行於後後

書名 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刊本
撰者 明 丘濬 撰
卷 卷一百三十八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明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論-諸子-45
編號 C44918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8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總類-政](#)

[論-諸子-4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大學衍義補一百六十卷首一卷目二卷 正德元年](#)

[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曰汝與我同為盜十七年賊皆平分汝安能捕我我與汝同死耳安潛曰汝既知吾有務何不捕彼以來則彼應死汝受賞矣汝既為所先復何所辭立命給捕者錢使盜視之然後出盜於市并滅其家於是諸盜與其侶互相疑無地容足散逸出境此其法雖善然用官錢可以暫而不可以久不若儼就以所告資產之半給之為可常也今後若有盜為同侶所執而不服者亦可以安潛此語折之

以上遇盜之機中

○新義一百三十七卷

大學衍義補卷第一百三十八

嚴武備

遇盜之機下

宋太宗淳化四年青城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於常賦外更置傳買務禁高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拜者益糴賤販貴以規利青城市王小波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旁邑響應王小波口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衆

至數十萬。僭稱大蜀王。詔以張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宦官王繼恩及上官正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頹師不進。專務飲博剽掠。餘寇匿山谷。恃險結集。勢復張。大州縣多陷。詠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具。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為爾死所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多脇從。詠移文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真宗咸平元年。廣武叛卒劉旰嘯聚數千輩。逐都巡

檢使略漢蜀邛州

咸平三年。益州戍卒作亂。奉王均為帥。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陷漢州。

呂中曰。李順之黨方息。而劉旰興。劉旰之徒方平。而王均起。何蜀人之好亂邪。蓋蜀民勇悍。又徂於僭偽之久。故易誘以亂耳。然安李順之黨者。張詠也。平劉旰之亂者。亦張詠也。代以牛冕。則李均不牧。守其可非其人乎。張詠使蜀者。再真宗曰。得卿治蜀。無西顧憂。此為蜀擇詠。非為詠擇蜀也。

臣按蘇洵嘗擬為張方平之言。謂民無常性。惟

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稭齊令於民。始忍以其父母所仰賴之身。而棄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為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洵之言。雖若假設。然亦實有此理也。蓋秉彝好德之性。好善惡惡之心。人人有之。誰肯甘於為非為惡哉。由乎上之人。不以人理待之。彼習知其然。故亦自棄其身於非人理之地。而不自惜耳。嗚呼。為人上者。寄斯民於守牧。烏可專委柱後。惠文冠。義義武弁者哉。

仁宗慶曆中。具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涿州人。初以歲飢流至具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異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出世。則之與母訣也。嘗刺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州吏張忞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潘方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竟被執。故不待期。冬至日。知州張得一。

方輿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執得一囚之
殺通判董元亨等則僭稱東平郡王建国曰安陽事
聞以文彥博為河北軍慰使平之

臣按盜賊之竊發往往以妖術惑衆伏讀

律文有曰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
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弥勒勒佛白蓮社
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
藏圖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佯脩善事扇惑民
人為首者絞為從者流其法可謂嚴矣

聖祖制法之初其為慮一何遠也然欲禁絕其源

當自

京師首善地始宜勅巡城御史及兵馬司官

凡京城內外有假鬼神降神書符以救病執
事為名者即令街坊火甲具名報官究治驅遣
之其當禁治而不禁治與容而為之者治以重
罪及通行天下凡人家有收蓄異書者皆許赴
官受直三月之後不首者他人首發重罪之是
亦

治朝遏亂之一術也

歐陽脩言近日盜賊縱橫若不早圖恐貽後悔臣計

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為盜

臣按除盜之法最不可緩緩則賊勢日大徒侶日多往往貽他日之悔脩之四事其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其首務也得一良吏如襄遂之治渤海虞詡之治朝歌盜不難除矣

富弼言于仁宗曰訪得多有兇險之徒始初讀書即欲應奉及其長立所事不成雖稍能文不近奉業仕進無路心常快快頗讀史傳粗知興亡以至討尋兵

書習學武藝因此張大胃贈遂生權謀每遇災祥便有竊議自負所圖甚大蔑視州縣既不應奉又不別營進身往往晦名詭姓潛跡遁形乃與其徒密相結扇此輩勢在民間實多縱無成謀亦能始禍要在得而縻之使所謀不成乞命臣寮可委者多方採訪如有此等之人作草澤遺逸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

蘇軾言于神宗曰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為君子若德不足而十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臣願特為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別開

仕進之門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王者
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趣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
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遠其躰而鯢鯢為之制願採
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其人才心力有
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薦其材使得出仕比
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
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
得而籠取也

軾又代淮南轉運使李琮言于神宗曰揚雄有言御
天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

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
末流是知人言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
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世之能臣
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切嘗
為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
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帝嘗
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
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
也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
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

為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率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肯公死黨之士相與出而輔之也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維密淄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家富而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効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為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

勸貢率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為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

秦觀曰自古盜之所以興皆出於仍歲水旱賦歛橫出徭役數發故愚民為盜弄兵於山海險阻之間以為假息之計所可深慮者其間有豪俊而已何則人之豪俊猶馬之有驥犬之有牙雖上觀下獲一日千里而縱蹄躡之變亦可畏也昔周亞夫得劇孟喜曰吳楚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也天下騷動大將得之隱如一敵國云唐縱朱克融北還盧龍未幾軍亂遂復失河朔夫孟克融皆匹夫耳而得失

去就之間繫吳楚之成敗為河朔之存亡。以此言之盜賊之間而有豪俊豈不為可深慮也哉。臣以為銷亡大盜之術莫大乎籠取天下之豪俊。天下豪俊為我籠取則彼卒材鼠輩雖有千百為群不足以置齒牙之間矣。國家取人之制其選高者惟制策進士夫豪俊之士固有文武縱橫之間無不可者。推魯少文獨可以任之大事者使天下豪傑皆文武縱橫之才。二科足以取之。若有推魯少文之人則不可得而取之矣。是制策進士所得之外不能無遺材也。

臣按富蘇二臣所見略同蓋盜賊竊發古今代

有彼其紛紛攘攘之徒為人所劫制者心無志為利而動既可以誘脇而來亦可以哄嚇而去無足慮者。所慮者粗知文義識古今者爾。其言足以動衆智足以設謀其縱橫詭秘撓略變幻尤易以惑世而欺人。此等之人苟非平時有以收拾之使其有所顧藉而不肯為非。卽不幸一旦有事則役在中國則為盜賊主謀彼出外境則為夷狄効力。其為禍害有非旦夕可已者。

仰惟

祖宗用人於科目歲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

兼茂經明行脩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蓋以天下之大。人材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使其咸盡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者。乃盡去之。而顛顛用科。真二途甚非。

祖宗意也。臣愚願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遺才。又敕有司。凡士子有不習舉業者。有他才能。藝術可稱。皆許薦聞。隨所能而試之。量授一職。其大江以北。人才樸魯。固有心解而口不能言。口言而手不能書者。其中有知邊情。諳武事。及管力量能過人者。亦許以名聞。量用以為都司衛

所募官。或補任。或添注。或於武職中試職。其中才能出眾者。果有顯效。則不以用之。以為將帥。以為方面。異日為國立功名。攘夷狄。亦未必不賴其用也。夫然則天下之有才者。皆有用。而無出位之思。

國家之所用者。無遺才。而無意外之慮。黃巢必不販私鹽。張榮必不為阡能。章書檄。樊若水必不量江面。張元昊。昊必不為夏人之用。黃師宓必不主儂氏之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

富弼言于仁宗曰。今來累有群賊白日入城。開軍資甲仗等庫。劫取衣甲物帛。散與賊黨。州中兵士不滿三十人。州官散走。賊徒恣行劫殺。殊無畏憚。官司勢不能制禦。夫小寇聚集。尚如此凌侮。此後更有大盜殺官吏。據州城。盡取官私財物。召募徒衆。必且將至千萬人。以與朝廷相抗。賊徒大劫財物。散施無涯。則貧民樂隨矣。恣行劫殺。使人震恐。則小大脇從矣。朝廷賞必有限。罰必有條。不得如賊之使人樂隨而脅從也。若諸處觀望。姦雄相應而起。賊滿天下。則大事去矣。秦末隋末。唐末皆由此而亂。臣夙夜思慮。實為

寒心

趙瞻言于英宗曰。伏見群盜殺害輔郡之官吏。繫囚叛起京畿之獄。此皆前古禍亂之萌。朝廷腹心之慮。為最急務。而政府惟不。過發關移為督責之狀。州郡亦不過備游徼為期會之迹而已。文書一報。但用習常苟求。按問未有為國家窮淵。數積姦之原。塞萬一不測之計也。又曰。昔用一郡守。則盜賊屏息。今聯官數十員。而不能禁者。何哉。蓋昔之責人以实效。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今盜一發。符牒四走。則曰。吾有文書。下一路矣。帥府則曰。吾有文書。下郡矣。按具則吾

無責也。郡則曰：吾有文書下巡邏令尉矣。關白即吾無責也。令尉則曰：吾有文書下坊里保伍矣。期會即吾無責也。此其由來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

臣按大盜之起必劫刑獄必掠公庫必殺官吏自古禍亂之起皆始于此。馴而至於其極四海塗炭宗社丘墟皆起於一州一縣之積也。有國家者思患而豫防之豈容緩哉？昔群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令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遣之盜悅徑去不為盜事。聞富弼欲誅仲約范仲淹欲宥之。臣竊

以為弼之欲誅法也。仲淹之欲宥情也。請酌之情法之中使高郵有城池士卒而仲約不禦之而使之越過其境固有罪矣。若無城郭可為屏蔽無士卒可以拒敵而又無鄰境可以救援與其徒手以受害不若以計而緩之不猶愈於坐致一郡之生靈之失其所乎？此其失在於朝廷不在於州郡。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于臨事之際。夫受人牛羊為之牧而不為之閑校使為盜所竊則牧者不能無罪也。責其不能為閑校之罪則可。今盜來而彼能以計却之使牛羊

不失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則過矣臣謂州郡之
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臨事之際者此也雖然
城池之不設兵卒之無額豈但州郡之罪哉而
朝廷之上廟堂之尊亦當分其責焉臣請自今
以後凡天下府州縣無城池當要害處即議與
築城置軍其不可置軍處則令巡撫方面及守
令計議或用民力或用官錢賃工以次第為之
就用附郭市民免其雜差編為丁壯夫甲量為
額數守之其餘州縣地恆而民少不可為城守
者亦量與丁夫為守凡其所有倉庫錢糧甲仗
俱寄郡庫犯罪重囚俱監郡獄有城池處如此
則凡有官司皆有城守民有依附之所軍有禦
備之具異時為寇所攻劫罪有所歸而彼亦無
辭矣是雖一州一縣之事積而累之天下之大
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為

國家遠慮者所宜深致意焉

蘇軾言于神宗曰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
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漕輸河北
鉅竭則蠶恥唇亡則壑寒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
甚因為陛下畫所以待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山川

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
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係也。臣觀
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
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騶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築
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
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
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糧
木砲石戰守之具以為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
中雖用千萬人不可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
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
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宋
全忠勳山人也皆在今徐州百里間其人以自負凶
桀之氣猜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
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才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
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邪

臣按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衝其形勢風俗物
產蘇軾言盡之矣雖然漢唐都關中此地當
時為遠郡宋都汴梁此地當時為陪輔其在
今日則在南北兩京之間運道所必經之地凡
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茲以北上南出數

百里則為

帝鄉興王之地

祖宗陵寢所在關係非但漢唐宋時比也。臣於京輔屯兵條下請於此處立為大鎮命大將一員統領江淮上班官軍於此守鎮。一以守護漕運一以屏蔽

皇陵而於一方之盜賊亦藉是以鎮遏之則

兩京有通衢之勢萬里無隔絕之患而

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

徽宗宣和二年建德軍青溪民方臘世居縣塌村托

左道以惑眾縣塔幫源諸崗山谷幽險臘有漆園造作局夔酷取之臘然而未敢發時朱勔領應奉局于蘇花石之擾比及臘因民不忍陰聚貧乏游手之徒以誅勔為名起作亂自號聖公建年號置官吏將帥凡破六州五十二縣戕平民二百萬凡得官吏必斷齋肢躰探其肺腸或熬以膏油叢鏹亂射備盡楚毒以償怨心警奏至京師方聚兵以圖北伐王黼匿不以聞於是兇焰日熾附者益眾東南大震帝得疏始大驚乃罷北伐之議而以童貫為宣撫使譚稹為兩浙制置使率禁旅又秦晉蕃漢兵十五萬討之

貫至吳。見民困花石之擾。衆言賊不亟平坐此耳。貫
卽承詔。羅之。吳民大悅。

臣按盜賊之起。非假衆力不能以獨為也。然人
各一心。心各一見。而一旦欲使之同捐生以赴
死。夫豈易哉。蓋必有以激其怒而遂其欲。不如
此則怒不可解。不如是則欲不得遂。此其所以
捐生以赴死。而求其生於死之中。將以泄其不
平之氣而成其大欲之志也。方臘之反。見官吏
卽殺之。備極慘毒。蓋平日受其害。欲報復之。無
由。今故其心焉。夫官吏恣已私以害民而受其

慘毒。固其所也。然亦有承上意。循衆例。心實有
所不忍。不得已而追一時之責。以為之者。其罪
亦當有所入哉。柳宗元有言。勢不同而理同。嗚
呼。可不省哉。可不念哉。

元順帝至正六年。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
為江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
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凡
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
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
功。

臣按自古盜賊為民害者莫如鹽徒蓋厚利所在人之所趨不顧死生者也惟其利重所以能致人死命彼盡命以致死而我用有生路之人以禦之此所以我衆雖多而不能制其少也此事關係甚大夫國家之於鹽課蓋衆利之中一利耳其利之有無皆不係於國之重輕其害之有無而國之治乱安危實繫焉是故遠而有唐一代之禍莫大於黃巢近而胡元一代之禍莫大於張士誥與士誠皆鹽徒也為國家遠慮者尚預思有以肖弭之母蹈昔人之覆轍而使之至於無可柰何

八年台州民方國珍為亂聚衆海上寇温州十一年命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討之十二年復叛殺泰不花尋命納麟討之十三年從帖里帖木兒請受國珍以徽州路治中不受命十六年國珍復降以為海道漕運萬戶未幾以為江浙行省參政

臣按先正有言无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之人知所勸懲焉刑治本立矣方國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廿八
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為亂首以為天下先為元人計宜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倣效相誘脅事幸成或得以為王為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蜂起而元因是亡矣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乎弭禍亂者必折其萌國家無事之時

齊民無故首與禍亂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逼絕其萌使毋致於蔓衍決不可用招安之策也萬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惡某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其同黨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罪量加以賞焉使一世之人皆知朝廷嚴首亂之誅的然不輕怒則禍亂之原塞矣

元末盜賊蜂起有司不能制及發丁夫開河民心益愁怨思亂樂城人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其黨劉福通等同起

兵以紅巾為號既而山童就擒福通遂破賴州據朱
臯攻羅山等縣陷汝寧光息等府州衆至十萬

臣按承平之時國家有所征行戍守恒患士卒
消耗軍伍空缺稍欲編民為兵恐其嗟怨或生
他變不獨本兵者不敢王此議而建議者亦不
敢啓此言夫何盜賊一起旬月之間卽成千萬
是何公為之甚難而私為之乃易易如此哉必
有其故矣明明在上穆穆布列者請試思之

以上遏盜之機臣按自古論盜賊者多矣惟
宋秦觀之言最為切中機要謹備錄之以為

後世之鑑觀之言曰治平之世內無大臣擅
權之患外無諸侯不服之憂其所事乎兵者
夷狄盜賊而已夷狄之害士大夫講之詳論
之熟矣至於盜賊之變則未嘗有言之者夫
豈智之不及哉其意以為不足恤也天下之
禍常生於不足恤昔秦既稱帝以為六國已
亡海內無復足慮為秦患者獨胡人耳於是
使蒙恬北築長城却匈奴七百餘里而陳勝
吳廣之亂乃起於行伍阡陌之間由此言之
盜賊未嘗無也夫平盜賊與攘夷狄之術異

何則夷狄之兵甲馬如雲矢石如雨牛羊橐
駝轉輸不絕其人便習而整其器犀利而精
故方其犯邊也利速戰以折其氣盜賊則不
然險阻是憑鈔奪是資亡命是聚勝則烏合
非有法制相縻敗則獸趣非有恩信相浩然
揭竿持挺郡縣之卒或不能制老人人有必
死之心而已故方其群起也速戰以折其氣
勿迫以攜其心蓋非速戰以折其氣則緩而
勢縱非勿迫以攜其心則急而變生今夫虎
之為物嘯則風生怒則百獸震恐其氣暴惶

可殺而不可辱故捕虎之術必先設機穿旁
置網罟撞以利戟射以強弓鳴金鼓而乘之
不旋踵而無虎矣至蛇與鼠則不然雖其毒
足以害人而非有風生之勇其貪足以橐物
而非有震恐百獸之威然不可以驟而取者
以其急則入於窟穴而已故捕蛇鼠之術必
環其窟穴而伺之薰以艾注以水彼將無所
得食而出焉則尺撞可以致其命夷狄者虎
也盜賊者蛇鼠也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蛇
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故曰平盜賊與攘夷

狄之術異也雖然盜賊者平之非難絕之為難平而不絕其弊有二不可不知也蓋招降與窮治是已夫患莫大於招降莫深於窮治凡盜賊之起必有彘桀而難制者追討之官素無竒略不知計之所出則往往招其渠帥而降之披姦惡之民見其負罪者未必死也則由與其俛首下氣以甘飢寒之辱孰若剽攘攻劫而不失爵位之榮由是言之是乃誘民以為亂也故曰患莫大於招降凡盜賊之首既已伏其辜矣而刀筆之吏不能長慮即

顧簡節而踈目則往往窮支黨而治之迫脅之民見彼汚者必不免也則將曰與其嬰錮金木束手而就斃孰若逃遯山海脫身而求生由是言之是驅民以為亂也故曰禍莫深於窮治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惠與威也仁及有罪則傷惠戮及不辜則損威威惠兩失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堯舜所不能也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俗咸與惟新蓋渠魁盡殺而罔赦則足以奪姦雄之氣脅從汚染不治而計其自新則足以安反側

之心夫如是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塗而投
必死之地哉嗚呼自古建平盜已亂之策莫
有過於秦觀之論者其論三篇後篇卽蘇軾
代李琮所草之疏也國家為治誠能輕徭薄
賦省刑戢吏遇有水旱卽與賑濟自無盜賊
之生發矣不幸而有焉方其初起未成之時
卽速與剪除不容少緩若其氣勢旣成必須
委曲計慮不可有輕之之心臣自出仕以來
嘗三見反寇矣其初也皆以官軍輕之反為
所敗資以器械甲兵其勢遂張太殆其後也

復調官軍懲前日之敗往往持重堅守彼遂
隋吾計中一舉而滅之此已然之明效也何
則蓋盜賊之初起也所以扇惑乎平民鼓動
其惡黨者皆曰朝廷之政令不行衛所之官
軍素怯城池之守備不固輒與之尅期曰某
日攻某城又某日攻某城不旬月而吾之事
成矣旣而至期皆不應焉則衆見彼言之無
驗謀之無效而知其事之決無成自然解體
而散矣由是觀之秦觀所謂平盜賊與攘夷
狄之術異驗於臣之所見尤信

大學衍義補一百廿八卷



